

陳祖彥
主編

幽微·精采

說情愛

羅位育
顏艾琳
應鳳凰
鄭明嫻
張抗抗
焦桐
郭淑梅
陳漱渝
淡瑩
梁寒衣
吳鈞堯
吳婉茹
朱天心
司馬中原
王建元

(按姓氏筆畫排序)

3 親情，多少淚，笑

臺灣商務

陳祖彥
主編



幽微·精采
說情愛

3
親情，多少淚，笑

臺灣商務印書

幽微·精采——說情愛 3
親情，多少淚，笑

編者◆陳祖彥
發行人◆王學哲
總編輯◆方鵬程
責任編輯◆徐平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電話：(02) 2371-3712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郵撥：0000165-1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初版一刷：2010 年 3 月
定價：新台幣 25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473-4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親情，多少淚，笑

說完愛情、友情，該說親情了。

切割人生，看到的情愛裡，愛情、友情的精采、幽微是部分，親情卻是徹頭徹尾涵蓋的。

這本集子裡，詩人寫散文不算奇，小說家寫親情增添自己的文章風貌，評論家不能免俗寫，不得不服親情的魅力。

有人說，親情通常在懷想裡存在。這本集子的親情多半是感人小品，卻也能寫成〈我的前半生〉的後現代，〈時代女〉的傳奇，〈拉曼查志士〉的老靈魂腔調，別說淡瑩、張抗抗、羅位育，包含了北京、新加坡、台北的特殊時代驚心、時代連結生活的錯置，或在平凡裡，恰恰是筆力、心境勾出了親情幽微。都是親情的框架及氛圍。

逐一讀來，郭淑梅的極短篇小說和應鳳凰的極短篇散文，印證了親情和食物有綿密關係？那麼，焦桐寫的是敘事者「只是期盼跟得上物價飛揚的腳步，和親人共同生活在堪稱舒適的屋簷下。」就是親情常和住屋的緊密觀了。

梁寒衣的親情剪不斷梔子花。

千變萬化的情，卻是變換著拉扯、調整的。吳婉茹、鄭明嫻、顏艾琳都這樣說。

不驚訝，親情有時會斷裂，朱天心擴大親情到了人間世，讓人嘆為觀止。吳鈞堯的兄弟斷裂，自然得讓人痛心。

王建元印證了淡瑩親情的看法，司馬中原對未來的期許，也是有別於陳漱渝。

仔細丈量著，其中明明有幽微，卻寫得精采，或細膩筆觸，越發導出了幽微。

一、幽微

我的前半生

這回王建元寫：「回憶會與想像混合，在一廂情願的理想化和有意無意迴避一些什麼之間拉扯。……」呼應了《幽微·精采——說情愛1》裡，平路的觀點：「每個人自以為是的記憶，都是一次次增刪、接觸、重組、複述、膺造故事的過程。」，王建元敘事裡：「從母親她自己雙重意識的口述中，我應該是在桂林出生，至於哪年出世，由於母親她自己都有不同版本，故也無從稽考。」因而「光復後母親算是改邪歸正」、父母傳奇的婚姻、乃至他的同母異父小弟，同父異母大哥，後父賣房子讓他升學，……總總真假不論，顯示了，各種不堪加總，讓王建元的生命勵志性不減，更因為特殊的人生，往後深遠影響了他對性別政治文化課題的興趣，還培養出對文藝的熱忱，終致有了多方面成就。

拉曼查志士

這篇朱天心的名作，許多大學老師讓同學賞析的文本，被收入國家文學館「台灣文學捷克譯文計畫」，翻譯成捷克文，全篇說到親情有下列文字：「我誰？要通知誰？電話號碼呢？……我思索著尋常匆忙的早晨，親人告訴我而我循例當場忘記的行蹤，彷彿類似這樣……」溫暖瑣碎。起先由於主角在咖啡館不適，幾乎想向倒咖啡的女孩求救，勉力走到附近小診所後，稍有意識，卻得知因為失眠，喝太多咖啡，心臟缺氧，心律不整……才想像到萬一在陌生地方倒下，會發生什麼。其實是帶哀傷的焦慮，作者的用意卻是萬一沒在親人環繞下離世，從內衣、皮夾，乃至行走路線都要平時留意，以免留下話柄。尤其是深愛的親人會引起各種聯想，「並因此哀痛良深。」在意親情，即使世俗親情斷裂後，也綿延不絕，這樣的情，正如王德威說：「一陣腥風吹起書堆，噼噼啪啪，你彷彿聽到陣陣哭

歌之聲……『我記得』……』。

父親的背

主要情節講主角小學二、三年級時，晚上常在沙發上睡著，讓父親背進臥房，半睡半醒間，有的是小女孩的安心滿足。不久，無意看到父母爭吵時候，父親的背影，正傾向暴力，千鈞一髮中，她奔過去要求母親答應不再參加社團，從此，母親失去了朋友。

小女孩還沒「女性主義」的自覺，也知道愧對母親，除非必要，甚至不和父親說話。大學畢業後，有充分的「女性自覺」了，因為有天接近午夜丟了錢包，父親陪同去找，化了多年的心中塊壘。

這個親情勝過女性自覺，也是親情掙扎拔河的漫長歷程，透過摩托車上，女孩和男人背影的身體語言轉變，用了極少篇幅就讓人瞭然。吳婉茹成功轉換了「男人的背」和「父親的背」中間的「可替換」、「不可替

換」。

斷線

三十年前在金門……像童話裡的 *Once open a time*，……金門童話開始的時候，全家人貧窮但緊密、快樂。隨後三個姊姊，大哥陸續離家賺錢，學藝，作者成了哥哥，寫：「弟弟，才真正成為我弟弟。」

幾年後，全家人一起遷徙到台北，記憶最深刻是「那是假日，我跟弟弟從三重住處，過三和路、接自強路、轉正義北路，到金國戲院，……渡過好幾個下午。」高中聯考時，弟弟陪考，等弟弟聯考，做哥哥的卻因學校聯誼缺席。高中畢業後，哥哥提前入伍，一天提早返家，盛怒中，趕走和弟弟一起打牌的朋友……。

童話裡，「王子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，人世間，許多手足從濃到淡的故事，每個都不相同，這篇金門童話落筆真實，快結尾時，有一

天，弟媳打電話要哥哥和她去接喝醉酒的弟弟……「在那一刻，我像是剛剛發現，我有一個弟弟。……彷彿切斷我跟這一夜，以及這一生所有的聯繫，」金門童話在兄弟爭產前就開始了。（也許永遠不會有類似的情節）但會怎樣結束呢？要看小說家吳鈞堯的筆怎樣寫這續篇。（有沒有續篇？）

傷逝二帖

「梔子，連結年少的記憶和母親，成為生命中獨特唯一的花架。」由於母親摘下梔子花，插在瓶裡，女兒認識嘮叨的母親的感性。從此梔子花不但不成為她生命中唯一的花，也愛上屬於白的貞淨，更感傷梔子的銷亡。……。

這篇文章第二大段寫，作者並不太常採擷梔子，唯有當思念顯得太深，母親又顯得過度遙遠……她便尋來玻璃瓶罐，採擷幾枝花朵，置於書案

上。某天，她，作者採花時，看到散步時公園遇過，原是母女兩人在一起，現在失去女兒，走離幾步就拭淚的母親。後來知道那女兒由於父親酗酒賭博，母親罹病，兄弟墮落，終致住進療養院，出院後，墜樓身亡，而遇見作者時，作者正穿白衫，被認為美麗幸福，……親情衍伸到人世感悟，梁寒衣寫的，不僅僅是美文。

父親的童養媳

淡瑩的父親自幼喪父，家境清苦，十三歲就被送到南洋的裁縫店當伙計，留下了家鄉的童養媳，二十八歲那年，身為裁縫店的父親，還未發跡，和淡瑩的母親結了婚，陸續有七個子女。

父親的童養媳最終沒盼到父親回鄉，但終身未婚，淡瑩的祖母盼望一兩個孫子相伴，也只能期望。

在父親去世後八年，淡瑩和他的大哥、四弟瞞著多病母親，揮別了「母

親是二奶」的陰影，回家鄉，認了「大媽」——父親的童養媳，「大媽」收到數十年來，淡瑩父親，淡瑩和他小弟寄去，又黃又若干斷裂的信紙後，終於落實了心願，「始終慈眉善目，以無比關愛的眼神看著我們。……不但不嫌棄我們，還把我們當做親生孩子看待……。」

早已失傳的親情，是「大媽」和她的「子女們」，一來一往寫成的。想起了淡瑩溫厚的語言笑容，還有〈海魂〉裡悲天憫人的詩句。

一篇虛構的高考作文——兼憶亡母

由於藥房遺失一枚鏈黴素，作者的母親被按上偷竊罪名，內裡有個作者兩個月時，風流成性的父親拋棄他們，而後去台灣的事實做「基礎」。

「在那種是非顛倒，價值錯亂的歲月中，我既不能鋪陳母親的坎坷經歷，更不敢為蒙受不白之冤的母親辯誣。」作者編造了母親在抗戰時期，掩護傷員，被日軍吊死的故事。母親成了烈士，他成了烈士遺孤。因此順

利高中畢業，考上大學。

他的母親終於恢復名譽，獲得些補償，過後不久，他的台灣友人幫他找到無法割斷血緣關係，已癱瘓的父親，直到他母親心臟衰竭在他懷裡離世。大時代、大動亂的親情故事告一段落了。且看陳漱渝寫：「我將她的骨灰灑進故鄉的湘江，我一瞑之後，也到那裡去跟她相偎相伴。」陳漱渝期待來世，母子在對的時代，再做母子，再沉痛不過。

飯香

老婦的胸前掛著：「……如果你遇見我時，我無法告訴你我是誰或住在哪裡，請致電聯絡我的家人……」她卻走出家門，遇見陌生女子，熱情邀請進去吃煮好的飯菜。這飯香正是陌生女子一心找尋的。老婦娓娓細說怎樣煮出香飯，原是老婦深刻的記憶，漂浮在大部分遺忘之上，隨時侃侃而談。老婦每天煮著女兒難忘的香飯，等待離家的女兒，又擔心女兒回家

時，失去記憶。

人的樣子會變，煮飯的方法不變，弔詭得感人。

擺在很多食物和愛的小說、電影裡，郭淑梅這小篇章，無疑具巧思。老婦巧遇女子，牽連出親情的深層。

蘇醒中的母親

張抗抗寫：「我真的不敢想，萬一失去了母親，我們全家人以後的日子裡，還有多少歡樂可言？」每個母親病危的子女，都會有類似驚恐，張抗抗更以小說家的心、眼，感受、刻畫焦慮，聽到電話，就擔心年近八十，長期患高血壓的母親，渾身癱軟，而後，她小說家的眼，看到了：「我找不到我的母親了……突然明白原來母親是不能沒有頭髮的……母親睜開眼的那一刻，陰鬱的天空雲開霧散，整座城市所有的樓窗，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開了。」

張抗抗更以觀察一般人愛或恨的起伏變化來觀察母親的蘇醒、昏迷，而後眼神茫然，再後是說斷續不連貫，讓人不懂的話，竟然後來冒些文言文句子：「為何？」「甚感幸福」。作者最為母親驕傲的是，末了說起話像朗誦優美散文，且經常笑容滿面。母親康復了，張抗抗寫：「尚無法以理智控制自己的時候，……應是她身心中最真實的底蘊。」非記一筆不可。

離身

張抗抗的母親昏迷後醒了，這篇悼亡之作，羅位育的父親看似能戰勝病魔，卻「從此沒有笑謎謎地，眼睛發亮地，醒過來。」

羅位育的父親慢性重病上身，在家斷續休養近五年，常在床褥間昏昏欲睡，或在搖椅中看電視，但只要吃得清淡，不讓腦中氨胡作非為，似乎復原之日指日可待，沒想到有一天，到公園散步摔一跤後，右臂打上石膏，影響了行走吧，也沒想到的是，五天後在自家滑一大跤，終致顱內出血，

有腦震盪情況，非得立即開刀放血，最沒想到的是，六十出頭的父親抵住了這一刀，住院一段日子後，回到家，高興地說：「果然，我健康的回來了。」

出院一個月後，又在嗜睡中送入醫院……

雖是記事，描寫父親臥病時父母兄妹間的互動溫情，以及最後哀傷，又讓人不解的生死之謎，都有獨特敘說的方式。

二、精采

時代女

「從那之後，楊遷武君便屢入我的夢境，……從那以後，我就成為他們之間隔世溝通的靈媒……」，楊遷武是司馬中原妻子大陸時候相戀，留在大陸的男友，他們是指他妻子和他的男友。

這篇「小史實」，前半段敘述戰亂中，相戀男女分離，女子來到台灣認

識司馬中原，兩人結婚，……司馬中原讚揚妻子聰慧能幹，「沒有她的翼護，哪會有今天的司馬，這是肯定無疑的。」後來，也就是二十多年前，司馬中原的妻子赴美看女兒回來，卻彷彿楊遷武出現左右，結果，丈夫助妻子尋人，從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持續找，終於找到男友家人，知道男友在涪陵受盡折磨，去世十六年了，終生沒結婚。多年前他們夫婦去涪陵訪問，出發前兩晚，司馬做了怪夢，正式開啟了以後的傳話角色，這才引人入勝，彷彿到不了終點。司馬中原說自己「現世的丈夫」敵不過他妻子那「百世情人」，這可貴的親情比之他膾炙人口，王德威說：「中國鄉土傳奇的經典」更牽動人心的愁，卻寫得有趣。

我的房事

「我願意是她們母女日夜使喚的僕人。我雖然並不希望妻女都有著體面的雙下巴，但我多麼期待，期待有一天，她們看起來就像富家的太太和女